

明代别集文献整理的相关问题

左东岭(首都师范大学)

关于文献整理的问题,我想就我比较熟悉的明代别集整理问题谈五个方面,都是大致的思路,和古文献研究也有一点关联。

(一)关于明代别集的“家底”

明代别集在《中国古籍总目》中共收录了 7175 种,李时人《明代作家分省人物志》在结项时共收录有诗文作品存世的作者 16000 余人,由此推测,明人别集存世者当在 10000 种以上。可惜至今还没有一部明人别集的总目、叙录或提要,崔建英《明别集版本志》共收录了 3669 种明人别集进行版本叙录,但距离摸清家底还有不小的差距。当然,这方面的工作也有进展,2022 年 6 月,汤志波、李嘉颖出版了《明别集整理总目》,其中著录了 1912-2020 年间出版的明人别集 1.6 万种,其中影印本 1.4 万种,合并重复后尚有 6000 余种。点校本 1542 种,是影印本的 25.7%。可知名人别集的影印工作还是做的比较好的。特别是沈乃文的《明别集丛刊》(共五辑)、吴格的《明别集丛刊》(第六辑)、陈红彦的《明代诗文集珍本丛刊》、李圣华的《明人别集稿抄本丛刊》、陈广宏、侯荣川的《日本所藏稀见明人别集汇刊》(第一辑)等等,应该说主要的明人别集大都影印出版了。当然问题依然存在,比如底本不清、影印质量不精等等,需要继续提高。

(二)明人别集整理的选目

到底哪些应该优先整理,如何分批整理等等,都是目前需要解决的。清人别集目前由杜桂萍教授领衔,选出一部分主要别集进行点校出版,已经初见成效。明代也需要做这方面的工作,但目前还没有人做。

(三)明人别集谁来整理

明人别集整理时存在两个主要问题:一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比较平庸,价值不高,该不该整理?二是有的别集部头太大,整理起来有相当难度。比如王世贞的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和《续稿》加起来有 200 多卷。如果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,学者们在整理这些别集时就会很难做出决断。

(四) 明人别集的深度整理标准是什么

目前所谓的深度整理基本是点校加附录的方式,这可以解决一般的研究阅读问题。但应该还不是真正的深度整理。深度整理起码应该还包括两种内容:编年和注释。但这两种工作做起来难度很大,目前所见到的好的成果比较少。编年需要广泛了解作者生平及交游,注释则需要加强“今典”的说明。真正算是深度整理的也就是清人金檀的《高青丘诗集注》、钱伯城的《袁宏道集笺校》、范志新的《徐祯卿全集编年校注》、郝润华的《李梦阳集校笺》、陆岩军的《七录斋集校笺》等几种,而且水平参差不齐。现在往往是能查工具书的大家都能注,离开工具书不能注的大家都不注。这样的整理成果其实对于研究者来说用处并不大。

(五) 深度整理的功夫与条件

如果要对明人别集进行深度整理,我认为应该下过三方面的功夫。一是大量阅读同时的其他别集,弄清楚别集作者的交游情况,才有可能注出今典。比如明初高启、倪瓒、王祎的别集中常常会出现与王粲、王畦的唱和,可许多人不了解这两个人的情况。但如果读过黄潛的别集,其中有一篇元代官员王都中的墓志,就会清楚了解到他的家世与后代的情况,知道他有八个儿子和七个孙子,其中王粲、王畦、王晔都是元末明初文坛上的名家,孙子王祿和大画家王蒙是好朋友。知道这些当然对于注释高启、倪瓒等人的别集大有好处。二是大量阅读方志,许多名不见经传的人物,并不是水平不行,而是由于政治原因或其他原因被正史有意遮蔽或忽视了,方志中却往往有记载。最近江苏在花大力气整理出版江苏地方文献,其中就包括了地方志。我最近在使用顾沅的《吴郡文编》,但其中有许多文献是抄写的,字迹不清,需要有人专门整理。三是应该掌握大量的家谱文献。许多小人物是很难被重要文献所记录的,但如果他属于某个著名的家族,家谱中就一定会有记载。最近黄灵庚教授送给我4万多册家谱的电子版,尤其是上千种的浙江地方家谱,解决了很多以前的疑难问题。黄先生目前正利用这些家谱注释《宋濂全集》,而且马上就要出版。我想他一定会注出许多前人注不出来的“今典”。如果要有效地整理明人别集,整理者不仅应该具备好的文献功底,更应该成为一个优秀的明代文史研究学者。